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A8



漢光武帝紀

《后漢書》卷一

【原文】

世祖光武皇帝諱秀，字文叔，南陽蔡陽人，高祖九世之孫也，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。發生春陵節侯買，買生鬱林太守外，外生鉅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頓令欽，欽生光武。光武年九歲而孤，養于叔父良。身長七尺三寸，美須眉，大口，隆準，日角。性勤于稼穡，而兄伯升好俠養士，常非笑光武事田業，比之高祖兄仲。王莽天鳳中，乃之長安，受《尚書》，略通大義。

莽末，天下連歲災蝗，寇盜鋒起。地皇三年，南陽荒饑，諸家賓客多爲小盜，光武避吏新野，因賣谷于宛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雲：「劉氏復起，李氏爲輔。」光武初不敢當，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，必舉大事，且王莽敗亡已兆，天下方亂，遂與定謀，于是乃市兵弩。十月，與李通從弟軼等起于宛，時年二十八。

十一月，有星孛于張。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。時伯升已會衆起兵。初，諸家子弟恐懼，皆亡逃自匿，曰：「伯升殺我。」及光武絳衣大冠，皆驚曰：「謹厚者亦復爲之，」乃稍自安。伯升于是招新市、平林兵，與其帥王鳳、陳牧西擊長聚。光武初騎牛，殺新野尉乃得馬。進屠唐子鄉，又殺湖陽尉。軍中分財物不均，衆恚恨，欲反攻諸劉。光武斂宗人所得物，悉以與之，衆乃悅，進拔棘陽，

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、屬正梁丘賜戰于小長安，漢軍大敗，還保棘陽。

更始元年，正月甲子朔，漢軍復與甄阜、梁丘賜戰于泚水西，大破之，斬阜、賜。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、秩宗將軍陳茂于滎陽，進圍宛城。二月辛巳，立劉聖公爲天子，以伯升爲大司徒，光武爲太常偏將軍。三月，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、定陵、鄧，皆下之。多得牛馬財物，谷數十萬斛，轉以饋宛下。莽聞阜、賜死，漢帝立，大懼，遣大司徒王尋、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，其甲士四十二萬人，五月，到潁川，復與嚴尤、陳茂合。初，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于尤，尤見而奇之。及是時，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，但會兵計策。尤笑曰：「是美須眉者邪？何爲乃如是！」

初，王莽征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，并以爲軍吏，選練武衛，招募猛士，旌旗輜重，千里不絕。時有長人巨無霸，長一丈，大十圍，以爲壘尉；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，以助威武。自秦、漢出師之盛，未嘗有也。光武將數千兵，徼之于陽關。諸將見尋、邑兵盛，反走，馳入昆陽，皆惶怖，憂念妻孥，欲散歸諸城。光武議曰：「今兵谷既少，而外寇強大，并力御之，功庶可立；如欲分散，執無俱全。且宛城未拔，不能相救，昆陽即破，一日之間，諸部亦滅矣。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財物邪？」諸將怒曰：「劉將軍何敢如是！」光武笑而起。會候騎還，言大兵且至城北，軍陳數百里，不見其后，諸將遽相謂曰：「更請劉將軍計之。」光武復爲圖畫成敗。諸將憂迫，皆曰：「諾。」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，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、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，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、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，出城南門，于外收兵。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，光武幾不得出。既到鄧、定陵，悉發諸營兵，而諸將貪惜財貨，欲分留守之。光武曰：「今若破敵，珍寶萬倍，大功可成；如爲所敗，首領無余，何財物之有！」衆乃從。

嚴尤說王邑曰：「昆陽城小而堅，今假號者在宛，亟進大兵，彼必奔走；宛敗，昆陽自服。」邑曰：「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，坐不生得，以見責讓。今將百萬之衆，遇城而不能下，何謂邪？」遂圍之數十重，列營百數，雲車十余丈，瞰臨城中，旗幟蔽野，埃塵連天，鉦鼓之聲聞數百里。或爲地道，冲棚橦城。積弩亂發，矢下如雨，城中負戶而汲。王鳳等乞降，不許。尋、邑自以爲功在漏刻，意氣甚逸。夜有流星墜營中，晝有雲如壞山，當營而隕，不及地尺而散，吏士皆厭伏。

六月己卯，光武遂與營部俱進，自將步騎千余，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。尋、邑亦遣兵數千合戰。光武奔之，斬首數十級。諸部喜曰：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！且復居前，請助將軍！」光武復進，尋、邑兵却，諸部共乘之，斬首數百千級。連勝，遂前。時伯升拔宛已三日，而光武尚未知，乃僞使持書報城中，雲：「宛下兵到，」而陽墮其書。尋、邑得之，不嚙。諸將既經累捷，膽氣益壯。無不一當百。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，從城西水上冲其中堅，尋、邑陣亂，乘銳崩之，遂殺王尋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執，震呼動天地，莽兵大潰，走者相騰踐，奔殪百余里間。會大雷風，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潢川盛溢，虎豹皆股戰，士卒爭赴，溺死者以萬數，水爲不流。王邑、嚴尤、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。盡獲其軍實輜重，車甲珍寶，不可勝算，舉之連月不盡，或燔燒其余。

光武因復徇下潁陽。會伯升爲更始所害，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。司徒官屬迎吊光武，光武難交私語，深引過而已。未嘗自伐昆陽之功，又不敢爲伯升服喪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慚，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，封武信侯。

九月庚戌，三輔豪桀共誅王莽，傳首詣宛。更始將北都洛陽，以光武行司隸校尉，使前整修宮

府。于是置僚屬，作文移，從事司察，一如舊章。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，見諸將過，皆冠幘，而服婦人衣，諸子綉璘，莫不笑之，或有畏而走者。及見司隸僚屬，皆歡喜不自勝。老吏或垂涕曰：「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！」由是識者皆屬心焉。及更始至洛陽，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。十月，持節北度河，鎮慰州郡。所到部縣，輒見二千石、長吏、三老、官屬，下至佐史，考察黜陟，如州牧行部事。輒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復漢官名。吏人喜悅，爭持牛酒迎勞。進至邯鄲，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：「赤眉今在河東，但決水灌之，百萬之衆可使爲魚。」光武不答，去之真定。林于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，十二月，立郎爲天子，都邯鄲，遂遣使者降下郡國。

二年正月，光武以王郎新盛，乃北詢薊。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，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，城內擾亂，轉相驚恐。言邯鄲使者方到，二千石以下皆出迎。于是光武趣駕南轅，晨夜不敢入城邑，舍食道傍。至饒陽，官屬皆乏食。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，入傳舍。傳吏方進食，從者饑，爭奪之，使吏疑其僞，乃椎鼓數十通，給言邯鄲將軍至，官屬皆失色。光武升車欲馳，既而懼不免，徐還坐，曰：「請邯鄲將軍入。」久乃駕去。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。門長曰：「天下詎可知，而閉長者乎？」遂得南出。晨夜兼行，蒙犯霜雪，天時寒，面皆破裂。至呼沱河，無船，適遇冰合，得過，未畢數車而陷。進至下博城西，遠惑不知所之。有白衣老父在道旁，指曰：「努力！信都郡爲長安守，去此八十里。」光武即馳赴之，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。世祖因發旁縣，得四千人，先擊堂陽、貫縣，皆降之。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舉郡降。又昌城人劉植，宋子人耿純，各率宗親子弟，據其縣邑，以奉光武。于是北降下曲陽，衆稍合，樂附者至有數萬人。

復北擊中山，拔盧奴。所過發奔命兵，移檄邊部，共擊邯鄲，郡縣還復響應。南擊新市、真定、

元氏、防子，皆下之，因入趙界。

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，漢兵不知而進，前部偏將朱浮、鄧禹爲育所破，亡失輜重。光武在后聞之，收浮、禹散卒，與育戰于郭門，大破之，盡得其所獲。育還保城，攻之不下，于是引兵拔廣阿，會上谷太守耿况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、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，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，光武因大饗士卒，遂東圍鉅鹿。王郎守將王饒堅守，月余不下。郎遣將倪宏、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，光武逆戰于南嶺，斬首數千級。四月，進圍邯鄲，連戰破之。五月甲辰，拔其城，誅王郎。收文書，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。光武不省，會諸將軍燒之，曰：「令反側子自安。」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，悉令罷兵詣行在所。光武辭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。自是始貳于更始。

是時長安政亂，四方背叛。梁王劉永擅命睢陽，公孫述稱王巴蜀，李憲自立爲淮南王，秦豐自號楚黎王，張步起琅邪，董憲起東海，延岑起漢中，田戎起夷陵，并置將帥，侵略郡縣。又別號諸賊銅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連、鐵脛、大搶、尤來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鄉、五幡、五樓、富平、獲索等，各領部曲，衆合數百萬人，所在寇掠。

光武將擊之，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。幽州牧苗曾不從，漢遂斬曾而發其衆。秋，光武擊銅馬于鄴，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。賊數挑戰，光武堅營自守，有出鹵掠者，輒擊取之，絕其糧道。積月余日，賊食盡，夜遁去，追至館陶，大破之。受降未盡，而高湖、重連從東南來，與銅馬衆合，光武復與大戰于蒲陽，悉破降之，封其渠帥爲列侯。降者猶不自安，光武知其意，敕令各歸營勒兵，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。降者更相語曰：「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！」由是皆服。悉將

降人分配諸將，衆遂數十萬，故關西號光武爲「銅馬帝」。赤眉別帥與大彤、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，光武進擊，大破之，衆皆散走。使吳漢、岑彭襲殺謝躬于鄴。

青犢、赤眉賊入函谷關，攻更始。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，以乘更始、赤眉之亂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、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，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。

建武元年春正月，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，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。光武北擊尤來、大搶、五幡于元氏，追至右北平，連破之。又戰于順水北，乘勝輕進，反爲所敗。賊追急，短兵接，光武自投高岸，遇突騎王豐，下馬授光武，光武撫其肩而上，顧笑謂耿弇曰：「幾爲虜嗤。」弇頻射却賊，得免。士卒死者數千人，散兵歸保范陽。軍中不見光武，或雲已歿，諸將不知所爲。吳漢曰：「卿曹努力！王兄子在南陽。何憂無主？」衆恐懼，數日乃定。賊雖戰勝，而素懼大威，客主不相知，夜遂引去。大軍復進至安次，與戰，破之，斬首三千余級。賊入漁陽，乃遣吳漢率耿弇、陳俊、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，及平谷，大破滅之。

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功溫、馮異、寇侑與戰，大破之，斬其將賈強。

于是諸將議上尊號。馬武先進曰：「天下無主。如有聖人承敝而起，雖仲尼爲相，孫子爲將，猶恐無能有益。反水不收，後悔無及。大王雖執謙退，奈宗廟社稷何！宜且還薊即尊位，乃議征伐。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？」光武驚曰：「何將軍出是言？可斬也！」武曰：「諸將盡然。」光武使出曉之，乃引軍還至薊。

夏四月，公孫述自稱天子。光武從薊還，過范陽，命收葬吏士。至中山，諸將復上奏曰：「漢遭王莽，宗廟廢絕，豪杰憤怒，兆人涂炭。王與伯升首舉義兵，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，而不能奉承

大統，敗亂綱紀，盜賊日多，群生危蹙。大王初征昆陽，王莽自潰，后拔邯鄲，北州弭定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跨州據土，帶甲百萬。言武力則莫之敢抗，論文德則無所與辭。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；天命不可以謙拒，惟大王以社稷爲計，萬姓爲心。」光武又不聽。行到南平棘，諸將復固請之。光武曰：「完賊未平，四面受敵，何遽欲正號位乎？諸將且出。」耿純進曰：「天下士大夫捐親戚，弃土壤，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，其計固望其攀龍鱗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耳。今功業即定，天人亦應，而大王留時逆衆，不正號位，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，則有去歸之思，無爲久自苦也。大衆一散，難可復合。時不可留，衆不可逆。」純言甚誠切，光武深感，曰：「吾將思之。」

行至鄴，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《赤伏符》，曰：「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斗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。」群臣因復奏曰：「受命之符，人應爲大，萬里合信，不議同情，周之白魚，曷足比焉？今上無天子，海內淆亂，符瑞之應，昭然著聞，宜答天神，以塞群望。」光武于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鄴南千秋亭五成陌。

六月己未，即皇帝位。燔燎告天，禋于六宗，望于群神。其祝文曰：「皇天上帝，后土神祇，眷顧降命，屬秀黎元，爲人父母，秀不敢當。群下百辟，不謀同辭，咸曰：「王莽篡位，秀發憤興兵，破王尋、王邑于昆陽，誅王郎、銅馬于河北，平定天下，海內蒙恩。上當天地之心，下爲元元所歸。」讖記曰：「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爲天子。」秀猶固辭，至于再，至于三。群下僉曰：「皇帝大命，不可稽留。敢不敬承」于是建元爲建武，大赦天下，改鄴爲高邑。

是月，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。

甲子，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于安邑，大破之，斬其將劉均。秋七月辛未，拜前將軍鄧



禹爲大司徒。丁丑，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。壬午，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，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，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，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，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，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。時宗室劉茂自號「厭新將軍」，率衆降，封爲中山王。

己亥，幸懷。遣耿弇率強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，備滎陽以東。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、執金吾賈復、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。

八月壬子，祭社稷。癸丑，祠高祖、太宗、世宗于懷宮，進幸河陽。更始廩丘王田立降。

九月，赤眉入長安，更始奔高陵。辛未，詔曰：「更始破敗，弃城逃走，妻子裸袒，流冗道路。朕甚愍之。今封更始爲淮陽王。吏人敢有賊害者，罪同大逆。」甲申，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。辛卯，朱鮪舉城降。

冬十月癸丑，車駕入洛陽，幸南宮却非殿，遂定都焉。

遣岑彭擊荊州群賊。

十一月甲午，幸懷。

劉永自稱天子。

十二月丙戌，至自懷。

赤眉殺更始，而隗囂據隴右，盧芳起安定。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于曲梁，戰歿。

二年春正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于鄴東，大破降之。庚辰，封功臣皆爲列侯，大國四縣，余各有差。

下詔曰：「人情得足，苦于放縱，快須臾之欲，忘慎罰之義，惟諸將業遠功大，誠欲傳于無窮，

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戰戰栗栗，日慎一日，其顯效未測，名籍未立者，大鴻臚趣上，朕將差而錄之。」博士丁恭議曰：「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，故利以建侯，取法于雷，強干弱枝，所以爲治也。今封諸侯四縣，不合法制。」帝曰：「古之亡國，皆以無道，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。」乃遣謁者即授印綬，策曰：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。敬之戒之。傅爾子孫，長爲漢藩。」壬午，更始復漢將軍鄧曄、輔漢將軍于匡降，皆復爵位。壬子，起高廟，建社稷于洛陽，立郊兆于城南，始正火德，色尚赤。

是月，赤眉焚西京宮室，發掘園陵，寇掠關中。大司徒鄧禹入長安，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，納于高廟。

真定王楊、臨邑侯讓謀反，遣前將軍耿純誅之。

二月己酉，幸修武。大司空王梁免。壬子，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。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，破之，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。漁陽太守彭寵反。攻幽州牧朱浮于薊。延岑自稱武安王于漢中。辛卯，至自修武。

三月乙未，大赦天下，詔曰：「頃獄多冤人，用刑深刻，朕甚愍之。孔子雲，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其與中二千石，諸大夫、博士、議郎議省刑法。」

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郎王尹遵，破降之。

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，戰歿。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。夏四月，圍永于睢陽。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而附劉永。

甲午，封叔父良爲廣陽王，兄子章爲太原王，章弟興爲魯王，春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。五月庚

辰，封更始元氏王歛爲泗水王，故真定王楊子得爲真定王，周后姬常爲周承休公。癸未，詔曰：「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，恣聽之。敢拘執，論如律。」

六月戊戌，立貴人郭氏皇后，子強爲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增郎、謁者、從官秩各一等。丙午，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。

秋八月，帝自將征五校。丙辰，幸內黃，大破五校于洸陽，降之。

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，與彭寵戰于潞，隆軍敗績。蓋延拔睢陽，劉永奔譙。破虜將軍鄧奉據涇陽反。

九月壬戌，至自內黃。驃騎大將軍景丹薨。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。關中饑，民相食。冬十一月，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，率八將軍討鄧奉于堵鄉。

銅馬、青犢、尤來余賊共立孫登爲天子于上郡。登將樂玄殺登，以其衆五萬余人降。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。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，招張步降之。

十二月戊午，詔曰：「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，先靈無所依歸，朕甚愍之。其并復故國。若侯身已歿；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，封拜。」

是歲，蓋延等大破劉永于沛西。初，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黃金一斤易粟一斛；至是野谷旅生，麻菽尤盛，野蠶成繭，被于山阜，人收其利焉。

三年春正月甲子，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，杜茂爲驃騎大將軍。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溪，禹、異敗績。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，斬張滿。辛巳，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。壬午，大赦天下。閏月乙巳，大司徒鄧禹免。

馮異與赤眉戰于峭底，大破之，余衆南向宜陽，帝自將征之。己亥，幸宜陽。甲辰，親勒六軍，大陳戎馬，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，中軍次之，驍騎、武衛分陳左右。赤眉望見震怖，遣使乞降。丙午，赤眉君臣縛，奉高皇帝璽綬，詔以屬城門校尉。戊申，至自宜陽。己酉，詔曰：「群盜縱橫，賊害元元，盆子竊尊號，亂惑天下。朕奮兵討擊，應時崩解，十餘萬衆束手降服，先帝璽綬歸之王府。斯皆祖宗之靈，士人之力，朕曷足以享斯哉！其擇吉日祠高廟，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后者爵，人一級。」

二月己未，祠高廟，受傳國璽。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，張步爲齊王。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。幸懷。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于軹西，大破降之。

三月壬寅，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。彭寵陷薊城，寵自立爲燕王。帝自將征鄧奉，幸堵陽。夏四月，大破鄧奉于小長安，斬之。馮異與延岑戰于上林，破之。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于廣樂，大破之。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于睢陽。

五月己酉，車駕還宮。乙卯晦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壬戌，大赦天下。耿弇與延岑戰于穰，大破之。

秋七月，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，戰于黎丘，大破之，獲其將蔡宏。

庚辰，詔曰：「吏不滿六百石，下至墨綬長、相，有罪先請。男子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，及婦人從坐者，自非不道、詔所名捕，皆不得系。當驗問者即就驗。女徒雇山歸家。」

蓋延拔睢陽，獲劉永，而蘇茂、周建立、永子紆爲梁王。

冬十月壬申，幸春陵，祠園廟，因置酒舊宅，大會故人父老。十一月乙未，至自春陵。涿郡太

守張豐反。

是歲，李憲自稱天子。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。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于東陽，斬其將張成。

四年春正月甲申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壬子，幸懷。壬申，至自懷。

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于武當，破之。

夏四月丁巳，幸鄴。己巳，進幸臨平。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于箕山，大破之。

五月，進幸元氏。辛巳，進幸盧奴。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于涿郡，斬豐。六月辛亥，車駕還宮。

七月丁亥，幸譙。遣捕虜將軍馬武、偏將軍王霸圍劉紆于垂惠。

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，憲圍之。虜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，不克，蘭陵爲憲所陷。

秋八月戊午，進幸壽春。太中大夫徐憚擅殺臨淮太守劉度，憚坐誅。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。九月，圍憲于舒。

冬十月甲寅，車駕還宮。太傅卓茂薨。

十一月丙申，幸宛。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于黎丘。十二月丙寅，進幸黎丘。是歲，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于陳倉，破之。

五年春正月癸巳，車駕還宮。二月丙午，大赦天下。

捕虜將軍馬武、偏將軍王霸拔垂惠。乙丑，幸魏郡。壬申，封殷后孔安爲殷紹嘉公。

彭寵爲其蒼頭所殺，漁陽平。

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擊富平，獲索賊于平原，大破降之。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。

三月癸未，徙廣陽王良爲趙王，始就國。平狄將軍龐萌反，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。

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于津鄉，大破之。

夏四月，旱、蝗。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。

五月丙子，詔曰：「久旱傷麥。秋種未下，朕甚憂之。將殘吏未勝，獄多冤結，元元愁恨。感動天氣乎？其令中都官、三輔、郡、國出系囚，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，見徒免爲庶人。務進柔良，退貪酷，各正厥事焉。」

六月，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，獲秦豐；而龐萌、蘇茂圍桃城。帝時幸蒙，因自特征之。先理兵任城，乃進救桃城，大破萌等。

秋七月丁丑，幸沛，祠高原廟。詔修復西京園陵。進幸湖陵，征董憲。又幸蕃，遂攻董憲于昌慮，大破之。

八月己酉，進幸邾，留吳漢攻劉紆、董憲等，車駕轉徇彭城、下邳。吳漢拔邾，獲劉紆，漢進圍董憲、龐萌于胸。

冬十月，還，幸魯，使大司空祠孔子。

耿弇等與張步戰于臨淄，大破之。帝幸臨淄，進幸劇。張步斬蘇茂以降，齊地平。初起太學。車駕還宮，幸太學，賜博士弟子各有差。

十一月壬寅，大司徒伏湛免，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。

十二月，盧芳自稱天子于九原。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。交趾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。詔復濟陽二年徭役。是歲，野谷漸少，田畝益廣焉。

六年春正月丙辰，改春陵鄉爲章陵縣。世世復徭役，比豐沛，無有所豫。辛酉，詔曰：「往歲水旱蝗蟲爲災，谷價騰躍，人用困乏。朕惟百姓無以自贍，惻然愍之。其命郡國有谷者，給粟高年、鰥、寡、孤、獨及篤癘、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，如《律》。二千石勉加循撫，無令失職。」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，獲李憲。

二月，大司馬吳漢拔胸，獲董憲、龐萌，山東悉平。諸將還京師，置酒賞賜。

三月，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。

夏四月丙子，幸長安，始謁高廟。遂有事十一陵。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。

五月己未，至自長安。

隗囂反，蓋延等因與囂戰于隴坻，諸將敗績。

辛丑，詔曰：「惟天水、隴西、安定、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誑誤者，又三輔遭難赤眉，有犯法不道者，自殊死以下，皆赦除之。」

六月辛卯，詔曰：「夫張官置吏，所以爲人也。今百姓遭難，戶口耗少，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，其令司隸、州牧各實所部，省減吏員。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，上大司徒、大司空二府。」于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，吏職減損，十置其一。

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賁覽于高柳，戰歿。初，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。秋，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，郡吏殺調降。

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，與公孫述將戰于西城。破之。

夏，蝗。秋九月庚子，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。丙寅晦，日有食之。

冬十月丁丑，詔曰：「吾德薄不明，寇賊爲害，強弱相陵，元元失所。《詩》云：『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』永念厥咎，內疚于心。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；百僚并上封事，無有隱諱；有司修職，務遵法度。」

十一月丁卯，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，皆免爲庶人。

十二月壬辰，大司空宋弘免。癸巳，詔曰：「頃者師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什一之稅。今軍士屯田，糧儲差積。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，如舊制。」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，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。

是歲，初罷郡國都尉官，始遣列侯就國。匈奴遣使來獻，使中郎將報命。

七月春正月丙申，詔中都官、三輔、郡、國出系囚，非犯殊死，皆一切勿案其罪。見徒免爲庶人。耐罪亡命，吏以文除之。

又詔曰：「世以厚葬爲德，薄終爲鄙，至于富者奢僭，貧者單財，法令不能禁，禮義不能止，倉卒乃知其咎。其布告天下，令知忠臣、孝子、慈兄、悌弟薄葬送終之義。」

二月辛巳，罷護漕都尉官。

三月丁酉，詔曰：「今國有衆軍，并多精勇，宜且罷輕車、騎士、材官、樓船士及軍假吏，令還復



民伍。」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。

癸亥晦，日有食之，避正殿，寢兵，不聽事五日。詔曰：「吾德薄致災，謫見日月，戰栗恐懼，夫何言哉！今方念愆，庶消厥咎。其令有司各修職任，奉遵法度，惠茲元元。百僚各上封事，無有所諱。其上書者，不得言聖。」

夏四月壬午，詔曰：「比陰陽錯謬，日月薄食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，大赦天下。公、卿、司隸、州牧舉賢良、方正各一人，遣詣公車，朕將覽試焉。」

五月戊戌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。甲寅，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、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，欲去留者，恣聽之。敢拘制不還，以賣人法從事。是夏，連雨水。漢忠將軍王常爲橫野大將軍。

八月丁亥，封前河間王邵爲河間王。隗囂寇安定，征西大將軍馮異、征虜將軍祭遵擊却之。冬，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、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。是歲，省長水、射聲二校尉官。

八年春正月，中郎將來歙襲略陽，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。夏四月，司隸校尉傅抗下獄死。隗囂攻來歙，不能下。閏月，帝自征囂，河西太守大將軍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。隴右潰，隗囂奔西城，遣大司馬吳漢、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；進幸上邽，不降，命虎牙大將軍蓋延、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。潁川盜賊寇沒屬縣，河東守守兵亦叛，京師騷動。

秋，大水。八月，帝自上邽晨夜東馳。九月乙卯，車駕還宮。庚申，帝自征潁川盜賊，皆降。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，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。戊寅，至自潁川。

冬十月丙午，幸懷。十一月乙丑，至自懷。

公孫述遣兵救隗囂，吳漢、蓋延等還軍長安。天水、隴西復反歸囂。